

《燕京杂记》和《旧京琐记》中的市井细民群像

李建英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 100102)

摘要: 在清代的笔记中,《燕京杂记》和《旧京琐记》对人物的记载可谓独具特色,尤其是关于市井细民的记述。笔记书写了关于工人、仆役、乞丐、小偷、僧道、优童、普通市民等众多市井细民群像,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下当时北京社会底层人物的情况。这些带有市井气息的人物群像,构成了北京社会的市井百态,建构着世俗社会中的城市文化。而笔记作者对这些市井人物的不断书写,使得北京文化带上了市井气息,使得北京的城市情调也带上了一层厚厚的俗民味道。

关键词: 燕京杂记 旧京琐记 市井细民群像 市井气息

中图分类号: 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对于笔记的价值,鲁迅先生曾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1]相对于正史以统治阶级的各种人物为主,野史杂记则记录了更多的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是下层社会的人物,内容极为丰富。在清代的野史杂记中,《燕京杂记》和《旧京琐记》对人物的记载可谓独具特色。

《燕京杂记》作者已无可考,从内容看,作者为清代嘉庆以后人。该书主要记述了作者当时在北京地区耳闻目睹的一些掌故轶闻、风土民俗等,对下层人物着墨尤多。《旧京琐记》为清末夏仁虎撰。夏仁虎,字蔚如,号枝巢子。祖籍南京,光绪二十四年来京作官即迁居北京。清朝末年,他曾在刑部、邮传部、农工商部任职。夏仁虎久居京师,又活动于政界,有广泛的社会阅历,所以对当时京城的掌故旧闻、风土习俗、名胜古迹、城厢市肆以及各色人物都比较了解。作品中记录了上至士大夫、贵家子弟,下至土木工人、瓦工等林林种种的人物。《燕京杂记》和《旧京琐记》所记内容大同小异,都有不少关于市井细民的内容,彼此又可互相补充,因此本文将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讨论,相互对照,倒也可以发现不少有趣的现象。

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构成了城市日常生活的主体。而市民的复杂性与市民日常生活的丰富性,使城市的空间变得更加生动鲜活。北京作为都城,有着较多的工作机会,吸引着大量的外地人来到这里。《旧京琐记》记载了各行各业的工人,如织工:“昔内府设绮华馆,聚南方工人教织于中,江宁织造选送以为教习。又织绒氈者亦南京人,能以金线夹绒织之,璀璨耀目。”^[2]刻字铺与眼镜铺的工人:“曰‘刻字铺’与‘眼镜铺’,其工人皆籍金陵,聚处琉璃厂,今犹世其业。”^[3]土木工:“清时土木工多。殿廷曰‘钦工’,陵寝曰‘陵工’,官署城垣曰‘官工’。或由钦派,或属工部,或隶内府。一工程出,而主者之家、木厂商人群集。”^[4]瓦木工人:“京师瓦木工人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其规约颇严,凡属工徒皆有会馆,其总会曰九皇。”^[5]还有花佣:“昔有南花园者,盖清初取四方所贡之名花异卉悉置于是,而征各省之花佣收养之,又称汉花园,在今大学堂,已夷为民居矣。”^[6]还有人数众多的“老米碓房、水井、淘厕之流,均为鲁籍”^[7]。这些外地人虽操贱业,然而久而久之,却形成了一股势力,甚至将满洲贵族操握在手中。《旧京琐记》记载了碓房对旗人的控制:“昔

有旗籍友人告予云：‘满清之盛也，汉军人多为鲁籍，至皮岛四将归，而势力遂入关内，然其衰也亦由之。世族俸银米悉抵押于老米碓房，侵渔逼勒久，遂握有全部之财权。因债权故，碓房掌柜之乡亲故旧稍识之无者，率荐入债家为教读，遂握有满族之教权。于是旗籍人家无一不破产，并其子弟之知识亦无一不破产矣。’语虽近激，亦非无因。”^[8]作者还记载了一件自己家人亲眼所见的事情，即自己的邻居——满洲贵族少年到米铺借钱，受尽铺掌的叱骂，“少年窘欲泣”，最后铺掌才掷给他几两银票。作者感叹道：“噫！然则碓房握满人财权说诚可信。”^[9]这一现象颇令人深思，可以看到城市各阶层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变化。

来到京城有许多外地人做了仆役，《燕京杂记》书写了较多仆役群像。这些仆役多为坑骗主人的恶仆：“为仆役者莫多于京师，其贱莫过于京师，其恶莫甚于京师，奸诡变幻，寡廉鲜耻，未可穷述。”^[10]主管出纳的人，“予十买五”的，已算是良厚之人。厨子拿了例菜钱，“买至贱之物，仅足其数而已”^[11]。遇到宴客办筵席时，“不须常饌，亦必索例菜钱以为应得云尔”^[12]。仆役中的看门人尤为恶劣：“仆役有司阍者谓之门上，其价倍于常仆，其恶亦倍于常仆。”^[13]这些看门人极其势利，有穷酸的客人上门，根本不进去通报。有时懒得伺候客人，干脆谎称主人不在家。他们替主人购置物品时，先和商家串通好，虚报高价，趁机从中捞钱：“凡有兴作及置物等类，多由司阍之手，司阍先定贿于市人，使昂其价值，然后引之进门，倘主人斥去，令改招别处，虽易数家，其价递倍，主人无奈，卒依初价。”^[14]这些各家各户的恶仆还互相串通，结成联盟，合伙来蒙骗主人，使主人无从考察。有醇厚之人不想加入，则“拳棒交下”，被迫就范。仆人被主人革出，也并不知耻，反而是“恬不为怪，从容引去，视旧主之家如传舍”^[15]。南方初入京的仆役一开始大多比较醇厚，然而一旦染上京仆风气，其作奸舞弊又比京仆更厉害。作者议论道：“晏子春秋：在齐不为盗，入楚乃为盗耳。岂地气使之然欤？”^[16]可见当时京城的风气，也可看到阶层之间的对立。

仆役多，连带着京师乞丐也多。《燕京杂记》引《五杂俎》云：“京师乞丐多于商贾，此曷以故？大半是服役者，当所遇辄穷之后，不得不为丐，一位丐便不能复为仆矣。每当三二月，饿殍载道，惨不忍见，良以受一冬寒气，至春暖泄发而死也。昔人有言京师无隔年乞丐。”^[17]当然，这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北京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往往吸引着周边地区的灾民入京成为乞丐。《燕京杂记》记述了都城乞丐的悲惨状况：“京师乞丐谓之顶沙锅，乞食食尽，戴于首以为冠，彼犹以手持为劳也。隆冬沍寒，身无寸缕，行乞于市，仅以瓦片及菜叶遮其下体而已，见者无不粲然。”^[18]政府虽施以救济，但终不能改变他们的状况：“皇仁广被，每年十月初一日分城设厂施粥，凡五月乃止。又按名给棉衣一套，诘忧冻馁，然得者必质卖以为饮博计，卒填沟壑而不悔，此其所以为乞也。”^[19]随着时代的变化，乞丐也和都人一起学洋媚洋：“尝见数乞丐卧便溺狼藉中，亦检一残余之纸烟，跂足而高眠焉。”^[20]真是市井百相，无所不有。

随着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各行业的分工日趋单一，依赖货币交换维持生活的程度也越来越强。北京社会中存在着大量无固定职业与生活来源的流民，除了街市乞丐，有的则成为小偷盗贼。《燕京杂记》中记载了各类盗贼。有当街割物的小偷：“窃行道入佩物者，南方谓之翦络，京师谓之小利。方其割物时，旁见者不敢言，言之即以暗刃相仇。”^[21]有奸诡百出，借结婚的名义而偷窃的女盗：“京师奸诡百出，外省人买妾常有饰佳丽以替代，及洞房则面目全非者。更有洞房之夕乘人睡乏，盗其资深夜逃去，欲追问所从之处，则徒已多时。女之为盗，巧至于此。”^[22]偷盗风气绝不仅限于职业小偷，还有偷主人的奴婢和收赃物的小贩：“有荷两筐击小鼓以收物者，谓之打鼓，交错于道，鼓音不绝。贵家奴婢，每盗出器物以鬻之，打鼓旋得旋卖，路旁识者至以贱价值得宋元字画、秦汉器皿。”^[23]偷盗风气之盛，

以至于北京形成了专门交易黑货的黑市：“西小又名黑市，五更交易，不燃灯烛，暗中摸索，随意酬值。至有数百钱而得貂裘者，亦有数十金而得破衣烂服者。此皆穿窬夜盗夜售，天晓恐有觉者，故卖者买者俱未细审其物也。”^[24]

京城还流寓着另一类人——僧道。由于清代统治者大多笼络喇嘛教，因此“僧道莫多于京师，西僧尤众”^[25]。喇嘛僧饮酒食肉、续妻有子，中国僧也渐渐受到影响。“僧之蓄妻虽不敢显置寺中，而于寺之前后别营一室，雇一车夫，挂名门牌，僧寝食其间，宛如民间夫妇。”^[26]由于僧人众多，京城内外僧寺也很多，内城诸寺多改住喇嘛，“而喇嘛之居穷奢极侈”^[27]。

《燕京杂记》作者记载了南城悯忠寺每年四月八日放生大会的热闹情形：“豪商妇女、显官妻妾凝妆艳服，蜂屯蚁集。轻薄少年如作狭邪之游，车击毂，人摩肩。寺僧守门，进者索钱二百，否则拒之。于是品绿题红，乌交履错，遗珠落翠，粉荡脂流，招提兰若，竟似溱洧濮上矣。”^[28]完全没有佛门的清净。《旧京琐记》则写到僧人冶游之风：“他处僧人即有冶游也须秘密，都下僧人则公然行之，曾无愧色。”^[29]由于普通人也多信佛，僧道受到尊崇：“富贵人家多信佛，故僧道之地位甚高。子弟往往拜僧为师，求其保护。”^[30]还有的人家，担心孩子难以养大，于是购买一贫家儿作僧人，当作是孩子的替身。等替身和孩子都长大，替身僧人就好像是孩子的兄弟一样，全家人都很尊敬他。普通人对僧道抱有好奇的心理，对一些特异人物更是如此。《燕京杂记》记载了一个“身長七尺余，头大如斗，貌古峭如罗汉”的“异尼”，当“大雪初霁，僧皆寒慄”，这尼却是“汗如雨，顶上气蓬蓬，如馒首之出甑者然。”^[31]另外写到“万明寺有一僧，足不出户外，与人不言语，有问之者，颯然而已。与之钱不受，每饭时，其党呼之乃食，否则止。终年戴一破帽，穿一绀袍，夏月不减，不见其为暑，冬月不增，不见其为寒也。”^[32]反映了普通人认为某些宗教人士异于常人的心理。

《燕京杂记》还重点写了另一类人——优童。清中后期，由于朝廷禁止女伶和官妓，京师狎优之风盛行，作品中记载了较多关于优童之事。“京师优童，甲于天下，一部中多者近百，少者亦数十。其色艺甚绝者名噪一时，岁入十万，王公大人至有御李之喜。”^[33]这些优童大多来源于苏州、扬州，随着运粮食的船只到达天津，被老优买下之后，“教歌舞以媚人者也”，其“妖态艳妆，逾于秦楼楚馆”，以至于“初入都者，鲜不魂丧神夺，挟资营干，至有罄其囊而不得旋归者”^[34]，可见优童之魅力。而狎优之风盛行：“达官大贾及豪门公子挟优童以赴酒楼，一筵之费，动至数百金，倾家荡产，败名丧节，莫此为甚。”^[35]有盛名者收入颇丰，他们“日陪数筵”，而“每陪一筵，或酬十金，或酬数金”，还有不计其数的赏赐之物“金玉珠翠”“貂袍罽锦”^[36]。因此优童的生活也十分奢侈。他们的居所豪华：“拟于豪门贵宅，其厅事陈设光耀夺目，锦幕纱橱，琼筵玉几……至寝室一区，结翠凝珠，如临春阁，如结绮楼，神仙至此，当亦迷矣”^[37]。他们出门“雕车映日”“裘服翩翩”^[38]，生活十分光鲜亮丽。然而他们光鲜的时间也就几年，从十三、四岁到十七、八岁就是他们的黄金年华，超过二十岁，基本上就“门前冷落鞍马稀”了。由于优童之风盛行，有风流好事者撰名花册，“详其里居姓字，品其色艺性情，各系以诗词”^[39]，寻香问玉者，一览而知。优童虽地位低下，然而受戏曲中侠义之风的浸染，也往往具有侠骨柔情。《旧京琐记》中主要记载了相公中的尚侠之风。如状元夫人^①之事、梅巧玲归葬某君、五九送张樵野之远谪、俞

^① 状元夫人：赵翼《檐曝杂记·卷二·梨园色艺》：“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往与相狎。庚午、辛未间，庆成班有方俊官，颇韶靚，为吾乡庄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后宝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毕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状元夫人之目，余皆识之。”袁枚《随园诗话·卷四·四一》：“李桂官与毕秋帆尚书交好。毕来第时，李服事最殷：病则称药量水，出则授辔随车。毕中

庄冒险收立豫甫之遗骸等等，还详细记录了京戏花旦演员杨小朵为进士吴某的仕途奔走安排之事。优童为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狎优是一种病态的社会风气，然而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竟以此为雅，作者感慨“都中恬不为怪，风气使然也，良可慨夫”^[40]，对此作了批判。

在细民群像的书写方面，《燕京杂记》还记载了不少充满恶习的普通市民。普通人也许并不是坏人，但是他们为讲实利而不顾道德，比如为了省下入厕所的钱，男人当街便溺，妇女则是当街倾溺器：“京师溷藩，入者必酬以一钱，故当道中人率便溺，妇女辈复倾溺器于当衢，加之牛溲马勃，有增无减，以故重污叠秽，触处皆闻。”^[41]“便溺于通衢者，即妇女过之，了无忤容，煞是怪事。”^[42]家家户户都把垃圾倒到门外：“人家扫除之物悉倾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如山积，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入门则循级而下，如落坑谷。”^[43]妇人好吃懒做、虚荣：“京中妇人不知织紵，日事调脂裹足，多买肉面生果等物，随意饕餮，家徒四壁。一出门，珠翠满头，时装衣服，长短合宜，居然大家风范。”^[44]京妾奢淫成性：“古称燕、赵多佳人，故今宦游京师者辄以娶京妾为美谈，然其奢淫成性已为结习，稍不如意，变出意外。”^[45]

京师各色人物之多，是北京作为都城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万历时人谢肇淛曾记述当时北京的情形：“京师风气悍劲，其人尚斗而不勤本业。今因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然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土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46]“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至于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盗之丛错，狙佻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47]到了清代，北京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各色人物之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燕京杂记》的作者很赞同《五杂俎》的观点，曾引用其文曰：“《五杂俎》云：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不如是不足为京师，信然。”^[48]可以看到作者之观念，正是无所不为之各色人等，构成了包罗万象之京师。

作为京师，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因为是京师，各种文化、各种人物就要向这里集聚。由此，京师文化是文化交流荟萃的平台，是各种人物聚集的中心。有好也有坏，有利也有弊，各种文化、各种人物交流荟萃，包罗万象，这是其他区域或城市不能比拟的。由此也形成了特殊的京师文化。笔记作者对于北京市井细民的大量描写，反映了当时京师社会底层人物的情况。这些市井细民是生活于天子脚下的带有市井气息的人物群像，构成了北京社会的市井百态，建构着世俗社会中的城市文化。而笔记作者对这些市井人物的不断书写，使得北京文化带上了市井气息，使得北京的城市情调也带上了一层厚厚的俗民味道。

参考文献

- [1] 鲁迅. 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561.
- [2] 夏仁虎. 旧京琐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02.
- [3] 夏仁虎. 旧京琐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02.
- [4] 夏仁虎. 旧京琐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00.
- [5] 夏仁虎. 旧京琐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00.
- [6] 夏仁虎. 旧京琐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02.

庚辰进士，李为购素册界乌丝，劝习殿试卷子，果大魁天下。溧阳相公，康熙前庚辰进士也，重赴樱桃之宴，闻桂郎在坐，笑曰：“我揩老眼，要一见状元夫人。”其名重如此。”

- [7] 夏仁虎. 旧京琐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97.
- [8] 夏仁虎. 旧京琐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98.
- [9] 夏仁虎. 旧京琐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98.
- [10]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2.
- [11]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2.
- [12]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3.
- [13]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2.
- [14]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3.
- [15]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3.
- [16]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3.
- [17]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5.
- [18]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5.
- [19]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5.
- [20] 夏仁虎. 旧京琐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86.
- [21]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15.
- [22]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9.
- [23]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0.
- [24]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1.
- [25]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4.
- [26]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4.
- [27]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4.
- [28]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5.
- [29] 夏仁虎. 旧京琐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42.
- [30] 夏仁虎. 旧京琐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42.
- [31]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30.
- [32]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30.
- [33]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8.
- [34]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8.
- [35]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8.
- [36]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9.
- [37]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9.
- [38]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9.
- [39]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9.
- [40]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8.
- [41]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14.
- [42]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15.
- [43]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15.
- [44]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5.
- [45]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6.
- [46] 谢肇淛. 五杂俎.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43.
- [47] 谢肇淛. 五杂俎.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43.
- [48] 阙名. 燕京杂记.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29.

The Group Images of the Ordinary Townspeople in <Yanjing Miscellanea>and <The Trivial Records of the Old Beijing>

Li Jianying

(Beijing Youth Politics College Beijing 100102)

Abstract: In the notes of Qing dynasty, <Yanjing Miscellanea>and <The Trivial Records of the Old Beijing>are unique in the records of the characters,especially on the ordinary townspeople. The notes written accounts of the ordinary townspeople of workers,servants, beggars, thieves, monks, young traditional opera actors, ordinary citizens and so on reflect the the figures at bottom society under the commodity economy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in Beijing.These characters with marketplace atmosphere constitute the social common varieties of Beijing and construct the urban culture in the secular society.The notes writers' constantly writing about the ordinary townspeople give the marketplace atmosphere to Beijing culture,and give a chick vulgar taste to the urban sentiment of Beijing.

Keywords:Yanjing miscellanea The trivial records of the old Beijing The group Images of the ordinary townspeople the marketplace atmosphere

作者简介:李建英 (1972——), 女, 四川泸州人, 文学博士,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